

邱竟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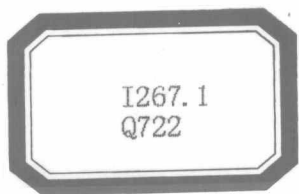
北京拾遺

近一百年来，北京有些变得越来越像东京，越来越像纽约，芝加哥等国际都市，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宽阔平坦的行车大道，鳞次栉比的商业大厦，仿佛一个恍惚，那个明黄色琉璃瓦上覆盖着冬天厚厚的积雪和散发着烤白薯焦甜气味的北方古都，便悄然而迅速地在人们的记忆里，渐行渐远了。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绝，如此让人措手不及。



出版社



I267.1
Q722



邱竟竟 著



北京拾遺



上海遠東出版社

I267.1

Q7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拾遗/邱竟竟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ISBN 978-7-5476-0087-0

I. 北… II. 邱…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2258 号

策 划: 刘丽娟

责任编辑: 刘丽娟

封面设计: 王 峥

版式设计: 李如琬

责任制作: 李 昕

北京拾遗

著者: 邱竟竟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04 千字

印张: 14.25 插页: 1

印数: 1—5100

ISBN 978-7-5476-0087-0/I·237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55

本人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考古学家。

目录

引子

北京城北

- 一 走兵车的德胜门和走粪车的安定门 8
- 二 与南锣鼓巷的不期而遇 18
- 三 在什刹海享受微醺 26
- 四 盛名之下的“九门小吃” 31
- 五 国子监的困扰 37
- 六 雍和宫里不知去向的欢喜佛 43
- 七 簋街里不可一世的麻辣小龙虾 48

北京城南

- 一 城南怎么会有七座城门 56
- 二 在前门大街瞻前顾后 59
- 三 大栅栏里的那些悠悠岁月 67
- 四 没有了脂粉气味的八大胡同 73
- 五 琉璃厂的古董和厂甸的糖葫芦 75
- 六 菜市口 79
- 七 老少爷们去泡澡堂子 80
- 八 在老天桥练摊的把式们 83

北京城中

- 一 皇城与紫禁城 90
- 二 天安门原是个T型广场 96
- 三 明代的皇帝吊死在景山的一棵树上 98
- 四 北海的仿膳和满汉全席 99
- 五 太监的去势与得势 105
- 六 中南海瀛台 109

北京城东

- 一 走木材的东直门和走粮车的朝阳门 113
- 二 牌楼 116
- 三 我不是在法国面包房,就是在去那儿的路上 118
- 四 谁愿意去王府井 124
- 五 胡同里的老宅子 129
- 六 东交民巷的洋味杂拌 137

七 就爱吃这一口儿 144

北京城西

一 城西的西直门和阜成门 150
二 大宅门的宿命 154
三 关于斗蛐蛐儿这件事 156
四 西单时尚圈儿 161
五 经典的私房菜 165

北京的环路

一 环路的势在必行 175
二 有个酒吧叫做“男孩女孩” 177
三 十六岁的单车 184
四 被后现代艺术宠坏了的 798 工厂 190
五 男人说,最怕跟女人去秀水逛街 195
六 千万别去潘家园 200
七 今晚去哪儿吃? 206

引子

北京。

民国的时候叫做北平；清朝的时候叫做京师；明朝的时候叫做北京；元朝的时候叫做大都；宋辽金朝代的时候叫做燕山府；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时候叫做幽州；秦汉朝代的时候叫做广阳；春秋战国的时候叫做蓟城；史前的时候叫做周口店山顶洞人的乱石岗子。

从乱石岗子到气势恢宏的都市，北京经历了五十万余年缓慢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山峦渐次趋向缓和，河流逐步蜿蜒汇集，大片大片的坡地被一代代饥饿的定居者开垦和占有，成群的房舍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向四面伸展，纵横交错的街道宛若迷宫一般变幻莫测，断断续续的围墙层层相护此起彼伏，然后有了城池，然后有了坛庙，然后有了宫阙，然后在迄今为止七百多年前的时候，从北方的大漠游牧草原崛起的蒙古骑士，长驱直入占据了中原领地，建立了新一轮的统治王朝，规划了新的国都，同时构架起了一条贯穿整个城市正中心的中轴线。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现存的最长的城市中轴线。

当然,巴黎、华盛顿、堪培拉、纽约也有中轴线,但它们都没有北京的中轴线那么绵延,那么笔直,那么中庸。

由南往北,中轴线上共有二十一座跌宕起伏的建筑,依次是永定门、正阳门、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神武门、景山门、万春亭、寿皇殿、地安门、鼓楼、钟楼。浩浩荡荡,前呼后拥。

中轴线的正中是皇帝和他的后妃们居住的地方,显然,此种设计迎合了“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理念。这个被世界公认为最宏伟的皇家住宅,实际上是由无数的精致的小四合院组成的巨大的四合院联体宫殿,占地七十二万平方米,周边围有森严的红墙和四座高耸的城门,以及萧瑟的护城河。历时五百多年,中国最后两个封建朝代的二十九个皇帝,在这个曾经被称为紫禁城的皇宫里度过了绮丽而又沉重的岁月。

护城河外面是皇城。以中轴线为界,左边是太庙,右边是社稷坛,后边环绕着景山、北海、中南海等皇家御园。其间隔部分遍布有管理皇家事务的众多衙署和仓储。据说在明朝时,曾经住有十万多的太监和宫女,即使在清朝,也有四万多宫廷内侍,终日忙碌于众多的御用作坊和库房里。然后围拢着皇城的是又一层壁垒森严的城墙和七座重兵把守的城门。

皇城之外,同样以中轴线为界,是两侧如棋盘般齐整的街道胡同和排列对称的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民居,数以万计的臣民百姓,世代相安居住在一起,这就是老北京的内城,安全地包围在周长二十四华里的城墙和九座敦实的城门的护卫之内。

内城之外,明朝的时候,又扩建了一圈外城。更多的街道和民居依然以中轴线为界,向东西两侧大面积地伸展出去。稍远之处,是历代皇帝每年冬至和夏至时分祭天祈谷的天坛和先农坛,曾经空寂辽阔。而后数百年之间,御道两侧逐渐开辟出越来越多的热闹的街市:猪市口、鲜鱼口、煤市街、粮食店、布巷子、观音寺、珠宝市,以及银号、钱庄、茶楼、旅店、饭馆、戏园、妓院、各省会馆,一度成为京师最繁华的地方。外城的城墙和七座城门,比起内城的略矮,用来镇守北京。

这就是北京古城。

若是从空中俯瞰，它呈现出来的是非常整齐的格局，正北，正南，正东，正西，相互垂直，结构清晰，井然有序。

据说，这在当初，七百多年以前，策划城市设置时，是依据古书《周礼·考工记》中“皇权至上，宫体为主”的准则规范出来的。

古人的思维显然自成逻辑。

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每当日暮时分，便传出巨大而有规律的报时声，内城和外城的十六座城门，遂在这钟鼓齐鸣的悠长回荡之中，将镀铜泡钉的双扇大门分三次缓缓关闭。正在赶路的行人和马车，于是匆匆加快脚步穿过城门，直至最后一次钟声，城门彻底合拢，交通渐渐终止，随即开始净街，然后全城陷入一片寂静。

难怪，那时候没有电灯，没有电影电视，没有夜总会，没有歌厅酒吧，甚至没有钟表，到了晚上，四周漆黑，在微弱的煤油灯陪伴下，人们实在无事可做，自然就早早上床睡觉了。

所以那时候人的睡眠比现在充足，精神头儿大，天刚亮就起床了，起床时听到的第一个声音，便是钟鼓楼悠悠回荡的钟声鼓声，接下来所有的城门又重新开启。赶大车的，挑担子的，骑毛驴的，牵骆驼的，熙熙攘攘闹闹哄哄开始上路。城市重新苏醒，又开始了另一天的生活。

这是一幅多么田园式的图景。人们日升而出，日落而入，在悠远苍凉的钟鼓声中，过着周而复始单调而又平静的生活。

当然，这样的情形，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已经永远定格在历史图景里了。

自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北京老城就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先是延续了六个世纪的钟鼓楼的报时声，随着清朝最后一个皇帝被驱逐出紫禁城，便不宣而告地终止了；然后是中轴线上拆除掉了三座巍峨的建筑，四周的城墙和城门被陆续推平；接下来是古老的胡同和四合院面临大面积的拆除……于是，近一百年来，北京有些变得越来越像东京，越来越像纽约、芝加哥等国际都市，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宽阔平坦的行车大道，鳞次栉

比的商业大厦，仿佛一个恍惚，那个明黄色琉璃瓦上覆盖着冬天厚厚的积雪和散发着烤白薯焦甜气味的北方古都，便悄然而迅速地在人们的记忆里，渐行渐远了。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绝，如此让人措手不及。

真的是让人措手不及。

当然，这样说也不那么完全准确，人们不是完全没有看到周围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我。尽管我一直都住在国外，可我每年暑假回北京旅行的时候，都会吃惊地发现，北京正逐步变得不那么北京了。

只是这种发现仅仅停留在感受的表层，还混合着些许沾沾自喜。

看到自己从小长大的城市开始变得时尚了，发达了，似乎自己的脸上也无形中涂上了一层光彩。

直到2006年夏天的一个溽热的下午，我们在前门大街寻找全聚德烤鸭店的时候，突然才意识到事情变得有点儿不那么对头。

那是一个 trigger。

是的，“trigger”。这是个再恰当不过的词了。对不起，因为一时在中文里找不出更合适的词，我只好借用英文，好在整个世界如今开放，不太在乎母语与非母语的界限。将 trigger 翻译过来，字面上的意思是“引发”、“引爆器”，或是由某些积蓄已久的事情（或一连串事件）引起反应的行动（或冲动等）。

如果那天我的两个孩子不嚷嚷着要吃烤鸭，如果我先生不在附和之后提议去前门的全聚德吃烤鸭，如果我们到了前门大街后如愿以偿地吃上了烤鸭，那么就on不会有什么“以后”了。

也自然，没有“以后”，也就没有接下来的动机要写今天这本书了。

事实上，我们那天到了前门以后，既没有吃到烤鸭，也没有去到全聚德烤鸭店，而是还没有推开出租车的大门，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整个正阳门对的东西两侧，被粗糙的搭建起来的巨型围挡铺天盖地地遮掩着，等待拆

迁的大小店铺在“血本无归”的甩卖横幅旁起劲地向路人兜售商品。

我们不知所措地询问路人，被告知，“连这都不知道，前门大街要进行大规模改造啊”。

方才恍然大悟。随即又茫然，接着问：“大规模改造？那么商店都关门吗？全聚德还营业吗？”

路边马上有人插嘴：“还营什么业，都拆了。”

“那去哪儿吃烤鸭呢？”我们的孩子仍旧念念不忘此行的目的。

“有很多地方可以吃烤鸭呢。”路人全乐了，“你们是第一次来北京吧？如今在北京，吃烤鸭不仅仅去全聚德，有名的还有九华山、金百万、利康、小王府、大董、长安壹号。”

“长安壹号？怎么听起来像是一艘火箭？”我没敢声明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因为这些年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不仅常常辨不清东西南北，而且还隔三差五地到处迷路。有一年回国，我甚至连我爸爸住的楼房也找不到了。我的一位从娘胎里生下来就住在北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的朋友告诉我，别说是我这个背井离乡的人，就是她，若是一年没怎么出门逛商店，也会彻底认不出某些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

我不得不承认，那些从外省各地迁徙到北京来的“北漂”一族，恐怕比我更认得北京呢。

“长安壹号就在王府井东方君悦酒店里。火得很呢！”一个操着江南腔的平头小伙子热心地说。

就在王府井？既然如此，我先生说，不如去那儿，因为儿子正好要去王府井书店买书，一举两得。

我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况且第二天就要乘飞机回荷兰了，如果今天下午吃不上烤鸭，那意味着至少要等到明年度假回来的这个时候。于是便全家去了王府井。

自然，我们吃到了烤鸭，很美味，很满足，但是心里却隐隐有着一股说不出道不明的遗憾。是因为长安壹号？还是因为全聚德？还是因为前门大街？

我也不知道。

“长安壹号”无可挑剔。不过，我无论如何也很难将它那或武器或坐标式的称呼与香酥脆亮的烤鸭联系到一起。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它的深刻印象。

我确实喜欢它里面西洋式开放厨房的设置，优雅的棕色和白色为主打的室内家具，剔透的玻璃隔墙里通红的炉膛和跳跃的火苗。袭人的香气诱惑地弥漫在厅堂的每一处角落，衣香鬓影的人们正襟危坐浅酌慢饮，笑容可掬的侍者娴熟地片出脆嫩的鸭肉并且同时娓娓道出它的来龙去脉。

那鸭子烤得恰到好处，不肥不瘦，柔韧有余。配上凝脂般的甜面酱，糯软的薄饼，大红漆盘托着的绵细白糖，精心切好的黄瓜、葱丝、蒜泥，全都精心得让人忍不住赞美。

可我心里还是觉得有什么不大对劲。

我知道，我是在想念过去那北京老百姓们曾经最熟悉的“烧鸭子”。那配着大块糖渍蒜头、清白葱、手擀饼、老黄酱，以及枣木炙烤出来的焦黄迸脆的烤鸭，外加用青口白菜熬煮出来的浓郁的鸭架汤，一股脑儿地在人声鼎沸的老馆子里热热闹闹吃喝起来的地道劲儿。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北京城正在发生着某些让人始料不及的变化。这变化其实早就发生了，只不过我一直都没有在意，而如果我再不在意，这些变化便很有可能从四面八方迅速淹没过来，彻底地改变这个我曾经生活过的城市。

于是我想到了我蹒跚学步时住过的城北的狭窄小胡同，我幼稚童年和青涩少年时住过的城南的曲折街巷，我参加工作后每天骑着自行车路过的覆盖着浓密树阴的城东的宽大马路，以及读大学时……

如今它们都还在吗？

我怎么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回这些地方看看呢！信不信由你，这些年，我是说离开中国这二十年，甚至，离开中国以前，从我长大搬过几次家，离开过去曾经住过的老房子老胡同以后的这些年，我就真的再也没有回去过。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概是这些地方我早已将它们埋藏在记忆深处，没有 trigger，它们就一直默默地尘封在那儿。

好在，冥冥之中，它们忽然躁动起来。

于是，2006 年夏季，暑假最后一天的傍晚，坐在“长安壹号”舒适的短靠背软椅上，酒足饭饱之后，对着窗外长安街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我开始认真盘算起来，明年再回北京，一定要安排时间到我过去曾经住过的地方看看了，不然的话，也许就会像刚才我们在前门大街时面对的景象那样，我过去的生活轨迹很可能在推土机的碾压下，彻底地消失。

我不能再犹豫了。

不光为我自己，还为了我的那一双儿女。他们有一半是中国血统，所以不管怎么说，他们应该知道更多一些的自己老祖宗的背景。再说了，我想，他们也没准会对那些老胡同老房子感兴趣呢！

北京城北

一 走兵车的德胜门和走粪车的安定门

我们每年都会去北京住几个星期，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父亲还健在，也不仅仅因为那儿有我多年结识了的一大群莫逆之交的朋友，而且还因为……还因为什么呢？是什么让我对那个已经离我远去的城市仍旧如此地留恋不舍？

是过去那一连串的美好的和不那么美好的记忆？是街头巷尾那数不清的令人垂涎的美饌佳肴？是只花价值 0.1 欧元的硬币就可以乘坐的横贯长安街的口香糖型公共汽车，饱览诸如东单银街、王府井闹市、天安门城楼、西单时代广场等等北京市最漂亮最壮观的街景？……唉，我也说不清楚。

那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淡淡的像朦胧的白雾，忽而飘过来，又忽而飘过去，总是在周围环绕着。每当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时，它们便会悄悄地弥漫过来，使我难以入眠，或者，对着一杯冲泡得过了头已经彻底冷下来的红茶发呆时，它们也会固执地挥之不去地缠绕着我，令我心

绪不宁。

直到暑假来临，我坐上飞机穿越一层层的云雾重新回到北京，走在散发着熟悉气味的大街小巷，心情才会踏实地沉静下来，有了一种怡然释放的感觉。

所以，不管是住在伦敦，还是住在悉尼，还是住在阿姆斯特丹，我就像候鸟一样，一到夏季，便遵照一种只有大自然才可以解释的行为模式，准时回访远方的故地。

知道吗？不是所有的鸟都是“候鸟”的。

只有那些随着季节变化而南北迁移的鸟，才是“候鸟（migrant）”，而一年四季世世代代都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的鸟，则是“留鸟（resident）”，除此而外，非常少数的迷失方向或者其他原因客居他乡的鸟，被称为“迷鸟（vagrant）”。

我到底是候鸟还是迷鸟呢？

不知道。

我只知道的是，年年回国，都是行色匆匆，吃喝玩乐，然后整个假期就像一股旋风一样，转瞬便过去了，然后留下来隐隐约约的遗憾，觉得似乎有什么不应该遗忘却又最容易遗忘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去做。

到底是什么呢？

坐在“长安壹号”的大厅里对着车水马龙的长安街发呆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那遗憾或许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没有抽时间回自己住过的地方去看看。

它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呢？

很可能那里的老房子已经倾塌，那里如今浮现的陌生面孔使我无法辨认，但是一定也可能会有某些我所熟悉的东西遗留下来，或是凝固在空气里，或是积淀在砖墙瓦顶的深处。

我无论如何应该回去看看，至少去拾回一些遗忘的记忆。

那么，从哪儿开始“拾”起呢？唔，就从北城吧，按照我从小长大的顺序，从我出生后的第一个“老家”开始。

北城。

坐落在北京紫禁城的北面。远处有燕山山脉环绕,按照风水先生的话来说,是上风上水的地方。

可在过去,关于北城,老北京人却有不同的说法,也就是常言道:“东富,西贵,南贱,北贫。”这是指北京原有的四个老城区,东城西城住的大多是非富则贵的皇亲国戚和有钱人,南城住的大多是商贩和练摊的艺人,被视为没有身份而且低贱,北城住的大多是破落的旗人,或者是靠卖苦力为生的贫民。

这话也许有点道理。

从历史上看,北京城最初形成的时候,全城的范围其实只有今日的东城和西城那么大,皇帝住在正中心,他的大臣和幕僚自然在离皇宫最近的地界建筑宅所,平民百姓别无选择只能被挤到远处靠近城墙根的地方。

后来城市人口变得越来越多,明朝嘉靖年间在南面扩建出了外城。清朝的军队入关以后,宣布所有的汉族居民都得从内城迁出去,腾出地盘给八旗驻扎。这样,外城,也就是南城,便成为除了“满洲贵族们”以外众多其他人落脚的地方,所以从来没有一间王府建在那里。

至于北城,其实是自从有了南城之后,被人们相对而言随口叫起来的。依我看,说城北比较更恰当一些,因为它的地域含义和行政区域从来就不很明确。而俗语中所谓的“北贫”,在过去,那一带的确没有东城和西城那么显赫,但是比起南城来,毕竟在内城的围墙里,曾经驻扎过满族的正黄旗和镶黄旗,这样,北城也有不少的王府和大宅门的四合院,只是后来迅速衰败了。

环绕北城的外围,当然是内城城墙,大约是十一华里长,同时有两座城门,一座叫做德胜门,一座叫做安定门。

我家正好在这两座城门的中间再往南一点,鼓楼的西面。

叫做德胜门的那一座,非常的幸运,箭楼部分至今还在,是所有的“京师九门”之中,也就是老北京内城九座城门之中,侥幸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真正两座遗迹之一。其余的七座,实际上都名存实亡了。

德胜门箭楼之所以幸存下来,是不是托了它的名字之福,不得而知。但